

#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 作者简介

黄谱忠，某师长，大校军衔，江西省丰城市人，1948年12月出生，1965年8月入伍。先后毕业于福州军区步兵学校、南昌陆军学院师团干部大专班、国防大学指挥员培训班。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作训股参谋，轮训队长，军作训处参谋，军区作战部参谋、办公室秘书、军训部计划处副处长、训练处处长，师副参谋长，集团军作训处处长，师参谋长、副师长，集团军副参谋长。

## 军事对抗训练概论

## 前 言

中央军委张震副主席在 1994 年 12 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军的训练要有一个大的突破，必须把对抗训练普遍开展起来。不管是战役训练，还是战术训练，都要尽可能采取对抗的方式进行。一些新的训练课题，为了摸索经验，开始可以搞些研究性、示范性演练，搞点计划导演。以后就要采取多种形式搞对抗演练，按实战要求随机导演，引导双方用谋斗智”。军事对抗训练作为一种最近似实战的训练方法，始终受到军事家们的普遍重视。纵观古今中外战争史，对抗训练在提高军队作战能力、促进军事理论发展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是开展对抗训练最早的国家，无论是兵棋对抗还是实兵对抗，都堪称开历史之先河。我军自 50 年代以来，在军事对抗训练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在 80 年代形成了一次全军性的研究高潮。但是，不可否认，我军的对抗训练理论和实践，与发达国家军队，尤其是俄（前苏军）、美军相比，并没有普遍开展起来。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有碍于训法的深化，而且制约着训练质量的提高。因此，系统地研究与发展我军的军事对抗训练理论，并用于指导军事对抗训练实践，是军事训练领导者和军事理论研究者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为响应军委首长号召，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军事训练实践的指挥员，有必要把自己多年来组织军事对抗训练的实践经验与理性认识整理出来。鉴于这种想法，在我 1983 年发表的原著《军事对抗训练法》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修改与补充，终于将这本《军事对抗训练概论》奉献给读者。

该书以中外的历史事例和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系统阐述了军事对抗训练的产生与发展，性质与种类、地位与作用，以及对抗训练的组织、准备、实施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军事对抗训练的基本规律，简略介绍了前苏军及美军组织对抗训练的特点和方法。并提供了军事对抗训练若干示例，以资读查参考。

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董万瑞、冷承槐、袁焕洪、张培高等同志的热忱帮助，王志平、庄金星同志为本书整改做了大量工作，对此深表谢忱。写作过程中，还参考和引证了一些军内外出版的军事理论著作和有关资料，在此向引文作者一并表示谢意。

军事对抗训练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涉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及军事运筹学等多个领域，理论和实践的要求都比较高，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加之笔者水平有限，粗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级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黄谱忠

1995 年 5 月

## 第一章 概述

战争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人们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一方面借助战争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作战方法；另一方面借助训练的形式，造就武装人群，提高作战本领。至此，作战与训练便成为一对孪生兄弟，活跃在战场和操场上。但是，战场毕竟不是操场，操场也无法代替战场，为了缩短战场与操场的实际距离，于是，人们就把目光投向战场与操场的交汇点，努力寻求一种既利于作战，又便于训练的模拟方法。可是这种探索实在是漫长的、断续的、起伏的。经过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战略家、战役战术指挥家以及军事训练领域的专家们的共同努力，终于造出了一个作战与训练有机结合的连体婴儿——军事对抗训练法。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军事领地上的“宠儿”，始终受到古今中外军队的青睐和推崇。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对抗训练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 第一节 对抗训练的产生和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抗训练也不例外。它是为了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并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到现代，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我国是利用兵棋沙盘开展对抗演练研究战法的最早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841—221 年），我国就有人利用兵棋对抗研究战法。

据《墨子·公输》记载，春秋时期，墨子（公元前 468 年——公元前 376 年）任宋国大夫时，在齐国听说楚国准备攻宋，得知公输班（姓公输，名班，春秋时期鲁国人，故也称鲁班）特地为楚国制造了攻城用的云梯，便日夜兼程赶到楚国，先后找公输班和楚王说明攻宋不仁不利的道理。可是楚王听后不以为然，并说：“公输班已替我把云梯造好了，我不打宋国怎么行呢”？墨子见直接说服不行，便找到公输班进行一场模拟攻防对阵演练。于是，墨子解下身上的衣带当作城墙，用写字的小木片作武器，与公输班进行守城与攻城的对抗演练。对抗了九个回合以后，公输班攻城的武器都用尽了，而墨子守城的手段还有好多。公输班没有办法了，只好使个心眼说：“我知道怎样制服你，但是我不说”。墨子也针锋相对地说：“我也知道你怎样制我，但我也没说”。楚王问墨子这是什么意思？墨子说：“公输班的意思不过是要把我杀掉，他以为杀掉我，宋国就守不住了，可是他不知道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的守城工具，在等待楚国的进攻，就是把我杀了，也同样攻不下的”。楚王看到攻宋确无取胜把握，只好放弃了攻宋的打算。就这样，墨子通过与公输班进行攻守对抗的作战模拟，实现了“止楚攻宋”的战略目的。这是目前有记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模拟对抗。

据《潜确居类书》记载：“雍门周谓孟尝君：足下燕居，则斗象棋，亦战国之事也。盖战国用兵，故时人用战争之象为棋势也”。孟尝君即田文，战国时期，先后担任过齐、秦、魏三国的相国，他常用象棋对奕研究战法，曾联合韩、魏，先后打败楚、秦、燕三国，后又与燕、赵等国合纵攻齐。可见他的谋略水平得益于“用战争之象为棋势”。

北宋时期有个著名理学家程颢（公元 1032 年—1085 年），他在“咏象棋”中就赞美棋艺博奕：“大都博奕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象棋史话》）

第 54 页)。当时的“棋艺博弈”就是用下棋对阵方式研究用兵之法，我们现在叫“兵棋对抗”。

东汉时期，马援（公元前 14 年——公元 49 年）在汉光武帝面前“聚土（米）成山”，开创了我国军事训练史上运用沙盘研究战略战术的先例。据记载，公元 32 年，光武帝刘秀要去征伐陇西（今甘肃省一带）的隗嚣，召名将马援商讨进攻战略。马援对陇西一带兵要地志非常熟悉，就在光武帝面前用土（一说用米）堆制成了一个和现地基本相似的“沙盘模型”。马援指点沙盘，从战略战术上作了详尽分析，使光武帝顿时有了“虏在吾目中矣”之感（《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事训练条目汇编第 410 页）。为其制定正确的进攻战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攻灭隗嚣的战争结束后，光武帝即命马援出任陇西太守。

在我国历史上，除兵棋对抗、沙盘对抗外，实兵对抗演练开展的也比较早。如冷兵器时代的“擂台比武”、“校场比武”，实际上就是单兵的技术对抗演练。后来由单个兵的技术对抗，逐渐发展到大规模的实兵战术对抗演练。

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实兵对抗演习产生于 16 世纪，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公元 1572 年冬天，明代将领戚继光在汤泉（今河北省遵化县西北）组织的一次实兵对抗大演习（中国历史人物丛书《戚继光》第 123—125 页）。他组织了一支“为数众多的假扮敌军”部队与守备部队对抗，演练了突袭与报警，攻城与防守（边墙、敌台），突破与增援，扩张与反击等问题。“白天不分胜负，夜晚举火再战”。这次大演习，前后进行了 20 多天，参加的士兵在 10 万以上，将士自材官以上者不下千人。演习结束时，戚将军十分振奋，自称：“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大有可为”。的确，这次对抗演练为尔后屡次击败进犯之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到了清朝中、后期，随着军事技术和编制装备的发展，实兵对抗演习在规模、层次、运用上有新的发展。1905 年 10 月，清朝直隶总督袁世凯奉朝廷之命训练新军，在河间（今河北省河间）组织了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诸兵种合同作战实兵对抗演习，参加演习的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部队约 5 万人。演习时把部队分为两军，模拟敌军从山东向直隶入侵，演练了行军、夜袭等课题，并首次利用铁路（京汉铁路）输送部队，使用了电话、电报等现代通信联络手段。次年 10 月，袁世凯又组织新军与湖广总督张之洞部进行了实兵对抗演习（《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事训练分册第 145 页）。

对抗训练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如火如荼地开展，在外国的历史上亦呈方兴未艾之势。俄国是开展对抗训练比较早的国家之一，从彼得一世时代起，实兵对抗演习方式就得到广泛运用，并认为实兵对抗演习是最完善的战斗训练方式，要求军队的战术训练全年进行，并在结束时举行演习（指显示假设敌的单方演习）和大演习（指对抗演习），而且每次演习都有明确的目的性。

1691 年，彼得一世在谢苗诺夫斯科那组织的对抗演习是以训练步兵和骑兵在战场上的协同动作为目的，演习“在野外进行，区分为‘我军’与‘敌军’，双方的直接冲突持续达数昼夜”。对抗演习“根据统一的意图实施，演习双方都有明确的战斗任务，按照自己的决心行动，几乎完全没有程式化的东西，并且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要求。彼得一世作为总导演，在行动开始后一般不干涉演习的过程，双方都由自己的司令员（大元帅）指挥”。

1694 年 9 月，彼得一世为检验军队强攻要塞训练和对亚速远征的准备情

况，在莫斯科近效科茹霍沃村和科洛姆斯那村附近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科茹霍沃”的对抗演习。这次演习，为实际演练夺取要塞的战斗动作，在莫斯科河弯曲处、科茹霍沃村对面构筑了一座五角形要塞（大型野战工事）。工事的外面为一道5俄尺高的墙和一条4俄尺深的壕沟。要塞的5个角有安放火炮的突出部，火炮可从墙眼向外射击。墙上设有拒马，墙外有陷阱。总之，为了加强要塞防御，而做了一切必要的工程建筑工作。演习按攻守实兵对抗展开。守方由大臣布图尔林指挥，任务是固守要塞。攻方由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指挥，任务是强渡莫斯科河，夺取要塞。双方参演兵力达4万人。于9月27日开始。白天，攻方进行了侦察，企图渡过莫斯科河，但是由于防方警惕地守卫着河岸而未获成功。当日深夜，攻方冒着狂风大雨强渡莫斯科河，终于获得成功。守方布图尔林数次派骑兵顽强反击渡河的罗莫达诺夫斯基的部队。攻方及时放置了拒马，牢牢地巩固了登陆场。在以后的6天内，攻方展开了围攻作业，并在要塞附近构筑了设防阵地。尽管受到守方的抵抗和多次偷袭，攻方仍挖掘了壕沟，修建了多面堡，铺设了道路，从而一步一步地接近要塞。10月4日开始攻打要塞。进攻部队携带了大量干树枝、束柴、木板和架桥器材，以备通过壕沟时使用。夺取要塞外围墙的战斗持续了4个多小时。守方顽强防御，他们向进攻者投掷手榴弹和装有可燃物的瓦罐，倒水，用木棍和绑着点燃树脂、硫磺和火硝的大麻纤维团的长竿往下打。据目击者证实，战斗异常激烈，以致双方都有许多人受伤或致残，攻方在向防御力量薄弱的后方和翼侧展开进攻后，要塞才被占领。但是，彼得一世对于这样快就夺取了要塞并不满足，因为他想更充分地演练围困和攻击要塞的各种方法。于是，双方军队再次分开，一切从头开始。守方加构工事，攻方则开始地下土工作业。攻方在要塞下面挖了数条坑道，准备在里面放置炸药。守方发现后，便向坑道里灌水，迫使攻方向外淘水，易地重挖。终于，在10月15日一声爆炸之后，攻方再次发起攻击。经过比第一次进攻时更激烈的格斗，要塞被攻克。这一次，不仅有许多人受伤，而且还有人死亡。多尔戈鲁基公爵在对抗中受重伤，不治而亡。至10月17日，攻方占领要塞后面构筑的设防阵地（辎重所在）之后，历时约20天的演习终告结束。

西欧各国的实兵对抗训练开展较晚，18世纪初，普鲁士军队开始出现名曰“战争教练”的“假设敌”。开始是用旗帜和单个骑兵表示敌人，以后逐渐发展。1753年普鲁士军队在斯班达兀和翌年坡资达毋附近的演习，就用了步兵49个营、骑兵60个队约3,600人显示敌军，使假设敌由无形变成有形实体，对抗训练的雏形便显现出来了。18世纪后半期，对抗训练才在西欧各国军队中普遍发展起来。175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施潘道地区组织了一次对抗演习，参演兵力约3.6万人。次年又在波茨坦地区组织了一次与上一年规模相当的实兵对抗演习。普军在1805年的演习规则中规定“军团每年进行一次对假设敌的单方演习，7天后改为两军对抗演习”。法国军队于1778年在诺曼底地区组织了一次对抗大演习。18世纪末，拿破仑继任意大利陆军元帅后，将普鲁士军队的基本演习和机动演习发展为集团机动演习，建立了用于步兵、炮兵、骑兵合练的固定营地，进一步扩大了实兵对抗演习规模（苏军《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第19、21、22、47、48页）。

在西方，沙盘兵棋对抗大约在19世纪初才开始。1811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文职战争顾问冯·莱斯维茨制作了一个沙盘模型，代替战棋棋盘玩战争游戏，受到了威廉三世的鼓励。1816年，老莱斯维茨的儿子

把作战经验和时间概念引入这种游戏，利用沙盘和地图表演出营、团一级的战斗。1824年，德军总参谋长密福林在视察了利用沙盘、地图进行的对阵表演后说：“这不是游戏，这是名符其实的战术学校，我的责任是把它推荐给整个军队”。沙盘地图对阵为普鲁士在1866年对奥地利和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从1872年开始，这种当时人们称为“战戏”的对抗训练，逐渐为各国所仿效，沙盘兵棋对抗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英、美等国都运用对抗方式拟制和检验作战计划，尤其是德、日两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德军把沙盘地图对阵作为作战组织准备的一个正规程序，几乎所有的大规模作战计划，如闪击法国的计划，入侵英国本土的“海狮作战计划”以及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拟制过程中都经过沙盘、地图对阵检验。日军也采用沙盘地图对阵拟制和检验作战计划，包括攻占印度支那、偷袭珍珠港、占领菲律宾、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所罗门群岛等作战计划都经过沙盘地图对阵的检验，有的还经过了试演（《军事系统工程》第5、7页）。

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抗训练方式的研究和运用得到了很大发展。德、意、英、法军队和苏军都非常重视组织实兵对抗演习，规模也不断扩大。

1936年秋，德军在整个夏季组织的一系列对抗演习基础！一在富尔达和美因河法兰克福地区举行了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对抗演习。1937年，为演练突破坚固设防阵地和攻入对方领土的行动，又举行了一次带“闪击”战背景的对抗演习，“红方”为守方，兵力、师，攻方兵力为5个师，成一线展开在35公里宽的正面上，平均每个师有100架飞机协同作战，约有600辆坦克参加进攻。

意大利军队在1936年8月组织的对抗演习中，动用了20个师和许多机械化部队，约50余万人。

法军、英军、波军也举行了一系列对抗演习，但是战况情况设置与2~3年以后所遇到的情况相差甚远。

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前夕组织的“大演习”均为对抗演习。例如，1935年基辅军区、1936年白俄罗斯军区组织的对抗演习中。红兰双方参加的兵力均为集团军级，坦克均达1,000余辆，飞机数百架，这一时期的对抗演习，已开始使用各种模拟器材，以增强实战气氛，如：让步、机枪和火炮打空包弹；用打信号弹的办法显示机枪射向；用发射烟雾火箭的方法模拟高炮射击；用有色烟雾、有色液体和带强烈气味的液体表示敌人施放了有毒物品（化学袭击）。还有用其他指示物代替各种武器的火力等（苏军《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第86、87、102、103页）。

从50年代开始，由于新的教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的运用，大大改变了作战模拟方法的面貌，对抗训练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战斗模拟技术。1954年美国首先设计成功计算机化的战斗模拟模型，不久，又出现了对抗战斗模型，战斗模拟技术把最新科学技术成果，运用到对抗训练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作战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利用模拟的作战环境，可以进行策略和计划的实验，可以检验策略和计划的缺陷，可以预测策略和计划的效果，可以评估武器系统的效能，可以启发新的作战思想”（《军事系统工程》第9页）。

50年代以来，苏美等国不仅十分重视战斗模拟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同

时，实兵对抗训练规模越来越大，普及越来越广，技术保障越来越现代化。

苏军在战后初期至 70 年代的军事训练中，规定“对抗演习是营、团、师战术演习的基本形式”（《外国军事学术》1980 年第 9 期第 57—59 页）。他们强调，“为使军人在战术、技术、体力、心理上得到全面的锻炼”，“使战术演习进行得和实战一样地紧张，应广泛进行对抗性战术演习”（《外国军事学术》1982 年第 1 期第 2 页）。在组织大规模演习时，“强调要更多地组织对抗性战术演习和带实弹射击的对抗演习”（《外国军事学术》1980 年第 2 期第 61 页）。苏军 60 年代组织的“四重奏”、“德涅伯”演习，70～80 年代组织的“德维纳—70”、“南方—71”、“北方—76”、“高加索—76”、“喀尔巴阡—77”、“别列津纳—78”、“涅曼—79”、“西方—81”、“西方—83”演习，华约军队组织的“战斗情谊—70”、“盾牌—76”等演习，都是分“红兰军”或“南北军”或“东西军”的实兵对抗大演习。其中多数为方面军规模的实兵对抗演习。

美军自 60 年代起，就例行性地与北约集团或其它盟国联合组织大规模对抗演习，如：1961 年组织的“冬季盾牌— ”演习，70～80 年代组织的“回师德国—79”、“十字军—80”、“环太平洋—80”、“秋季熔炉—83”等演习，都是分为“兰澄军”或“兰红军”或“兰黄军”的大规模实兵对抗演习。在国内特别重视与假设敌部队进行实兵对抗训练。他们认为：“美军传统上的以两支部队使用相同战术和装备实施的实际上是‘兰军对兰军’的对抗演习，不符合实战要求，不能有效地训练战斗部队适应实际作战的需要”（《外国军事学术》1982 年第 8 期第 50—52 页）。

1980 年 10 月美陆军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堡投资兴建全国训练中心，其中修有一个可供旅、营级部队进行各种对抗训练的对抗演习场，并于 1982 年 1 月首次组织了“兰军对红军”的对抗演习。假设敌为该中心编制内的一支旅级部队，下辖 1 个机械化步兵营（官兵 751 人）和 1 个装甲兵营（官兵 503 人），对抗演习时扮演 1 个前苏军摩步团，均着苏军制式军服，操苏制武器装备，驾驶按苏军装备的车辆样式进行外观改装的车辆。实施对抗期间，“红军”和“兰军”双方的武器上均装有多用途激光交战显示仪，部队和车辆都配备电子传感器，可以感知对方武器上的多用途激光交战显示仪发出的击中人员和车辆的激光束，用来确定双方遭杀伤的情况。如一名士兵被对方武器上的激光束击中时，他携带的电子传感器便发出嘟嘟声，显示已被击中。装在坦克上的传感器可感知各种武器击中坦克的激光束，但只有被对方坦克或反坦克武器上的激光束击中时，才能发出黄色闪光，显示已被击毁。根据美陆军的轮训计划，每年可安排 42 个营到该训练中心轮训，这将使美陆军部队司令部的每个营每隔 18 个月就可到欧文堡全国训练中心轮训一次（总参军训部《外军训练情况介绍》第 102—103 页）。

同时，美军还十分重视通过对抗训练来检验新装备和新作战理论，为检验其第一支数字化部队的作战能力，1994 年 4 月 10 日至 23 日，美陆军又在加利福尼亚州国家训练中心组织了第一次“21 世纪陆军”数字化部队实兵对抗演习，参演的拥有全套数字化通信装备的美陆军第 24 机械化步兵师“1—70”特遣部队和第 3 机步旅，与非数字化装备的第 177 独立装甲旅进行了激烈的实兵对抗，结果由于数字化部队可快速收集情报并实施近实时化的传递，信息灵、判断准，战斗行动节奏快，始终占据着战场主动而获胜，也充分显示了数字化部队的优势。

台湾军队自 70 年代开始，也非常重视发展对抗训练，几乎每年都要组织几次师、团（旅）规模的实兵对抗演习。仅 1994 年台陆、海、空就组织了 4 次规模较大的实兵对抗演习，其中陆军组织了 2 次，一次是装甲旅实兵对抗演习，一次是师实兵对抗演习。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0 日台陆军又在台中地区组织了一次代名为“长泰 13 号”的装甲旅实兵对抗演习。参演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多年来少见的战车实兵对抗演习。

我军在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对抗训练取得了初步成果。1959 年，我军有的单位在组织师、团战术演习中，由侦察部门组织 70 多名干部、战士，按敌军编制装备和战术原则，拟定防御方案，演习时，较真实地为进攻部队树立起对立面。有的单位在组织步兵排山地攻、防战术训练中搞对抗演习，双方互相出情况、作处置、评胜负，充分显示了对抗训练的优越性（《八一杂志》1959 年第 5 期第 29 页）。1962 年，南京军事学院曾举行过步兵团攻防兵棋战术对抗示范演习，后又将其用于军事学院完成系第七期的教学实践中，收到了良好效果（《军事学术》1982 年增刊第 2 期第 55 页）。很可惜，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训练方法的运用和研究中断了一个时期。进入 80 年代后，我军又有不少单位相继恢复了军事对抗训练的研究与运用，并在原来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总参谋部 1981 年 9 月在华北地区组织的方面军防御作战演习，空降与反空降阶段就是以实兵对抗形式组织的。1983 年 4 月，总参谋部在福州军区召开了全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抗训练现场会，各军区、各军兵种和总部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上演示了从师、团指挥所沙盘兵棋对抗到团（营）实兵对抗以及专业兵对抗等 12 个对抗训练课目，并推出了《军事对抗训练法》专辑中的 6 份经验材料。与会者普遍反映，对抗训练针对性强，情况多变，方法灵活，具有很强的实战感，有利于克服战术训练“一厢情愿”、“模式化”的现象，促进了战术的发展和提高（《军训通讯》1983 年增刊第 2 期）。之后，各军兵种和军事院校大力开展对抗演练和教学，对抗训练之风吹遍全军，形成了我军训练史上继“郭兴福教学法”之后的又一次群众性的练兵热潮。1985 年 10 月总参谋部又在北京怀柔地区组织了由北京、沈阳军区和空军部分实兵参加的我军历史上首次激光、电子模拟实兵对抗战术演习（《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训练分册第 157 页）。标志着我军已开始进入运用模拟器材组织实兵对抗演习的新阶段。

## 第二节 对抗训练的性质和种类

### 一、对抗训练的定义

什么叫对抗和对抗训练，这是我们研究和组织对抗训练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基本概念问题。对抗的本义是对立和抗拒。在哲学范畴上表现为剧烈冲突的斗争形式。引申到军事训练中来，对抗训练就是以交战方式进行的模拟训练。具体地说，对抗训练是两个单位或部（分）队，在上级的统一组织下，实施互为假设敌方、互为条件的模拟交战，从而完成预定的战役战术课题的训练方法。

### 二、对抗训练的性质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 1 卷，第 306 页）。

战争是敌我双方的对抗行动，双方的相互斗争，推动了军事的发展。对抗训练实际上是战争、战役、战斗的模拟，对抗训练双方在上级的统一组织下，互为敌方，互为条件，采取针锋相对的交战行动，他们之间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结，组成模拟战役战斗的整体，再现战役战斗的情景，解决战役战斗的难题。它与单方训练相比，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是组织层次的权威性高。对抗训练必须是上导下演，一般是按指挥层次，逐级组织，必要时也可越级组织，上级对下级的导演、调理、裁决、讲评，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二是参训单位的独立性大。对抗双方必须是两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双方都是对抗的主角，不是配角，都有很大的行动自主权，情况的发展，对抗的行动完全取决于指挥员组织实施战斗的能力和部队的训练素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

三是对抗行动的制约性强，两个单位互为假设敌方，按照上级赋予各自的作战任务，针对对方的行动、企图，采取灵活的反制措施，迫使双方激烈抗争，斗智斗谋。

四是战场态势的随机性多。对抗双方经过若干回合的交战，战场态势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能出现纷繁复杂的随机性变化，势必打破单方训练中常有的“一厢情愿”的格局。

五是对抗结局的竞争性烈。由于双方紧紧围绕“胜”与“败”这对主要矛盾而反复较量，都企求以主动、灵活的作战行动影响、制约、战胜对方。迫使双方要像实战一样，隐蔽自己的企图，组织周密的侦察，进行准确的判断，实施灵活的指挥，具有很强的实战感。

### 三、对抗训练的界定

为了正确地运用和推广对抗训练方法，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各种模糊认识；既不能牵强附会，随意扩大对抗训练的外延，也不能刻意苛求把对抗的内容限制得过份狭窄。必须正确划分对抗训练与单方训练的界限。

不能把有假设敌配合的单方训练说成是对抗训练，也不能把上导下演说成是上级与下级对抗。上导下演的单方训练，受训的主要是一方，虽然在训练中设置的假设敌也起到了对立面的作用，但只是充当配角，假设敌不是独立的一方，没有行动的自主权，只能根据导演的计划安排，起显示情况、诱导动作、配合训练的作用。在训练中，它不能完成一定的训练课题，想定构成、情况设置、程序安排、胜负结局都是预先规定好的，受训者必胜，假设敌必败。这种训练在某些地方也可能有对抗的性质，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单方训练。同时，在上导下演的单方演习中只能是上级出情况，下级做文章，导一步、演一步，其结果是下级服从上级，不存在上级与下级对抗的问题。

不能把“肩并肩”的训练竞赛说成是对抗训练。有人认为，对抗训练既可以“面对面”（指对抗双方在同一个沙盘或场地）的对抗，也可以“背靠背”（指对抗双方及导演部各设一个沙盘或场所）的对抗，还可以“肩并肩”（指多个单位并列进行训练竞赛）的对抗，应当说，对抗是一种竞赛，但竞赛不一定是对抗。一般训练竞赛，双方或多方虽然有独立性和竞争性，但缺乏针对性和制约性。两个以上单位在同一时间、地点进行相同的课目训练，行动互不制约，只有赛没有抗。以体育运动作比喻，田径、游泳竞赛只有竞争性，没有制约性，就纯属比赛；而球类、棋类比赛既有竞争性，又有制约性，则带有对抗性质；射击对抗赛，一方消灭一个代表对方的目标，对方某

一射手就不能射击，双方都受到制约，所以它是属于对抗性的技术竞赛。

不能把对抗训练仅仅理解为一方演练红军，另一方模拟兰军的“红兰对抗”才称为对抗训练。其实，双方都按我军战术原则行动的“红红对抗”也属于对抗训练范畴。有时为了研练各种战法，提高指挥员的谋略水平、指挥能力以及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红红对抗”能起到特殊效果。

#### 四、对抗训练的种类

根据实战需要，对抗训练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灵活多样的形式。对抗训练的种类很多，从训练课目上分，有技术课目对抗，也有战术课目对抗；在战术课目对抗中，又可分单个战术课目对抗和多个战术课目对抗。从实施方法上分，有现地对抗，也有沙盘或图上兵棋对抗；有实兵对抗，也有首长、机关对抗；有“面对面”的对抗，也有“背靠背”的对抗。从训练步骤上分，有分段对抗，也有连贯对抗等等。但就基本形式和种类而言，可归纳为两种形式和四种类型。

##### （一）两种形式

1、“红兰”对抗形式。即对抗的一方演练红军（我军），另一方模拟兰军（敌军），演练红军的一方按照我军的编制装备、战术原则行动；演练兰军的一方则按照预想敌军的编制装备、作战指导思想、战术原则行动，演练兰军的部（分）队通常是由上级预先培训好，尔后才能与演练红军的其它部（分）队轮流对抗，把模拟兰军作为锻炼红军的“磨刀石”。有时，为了加强对敌军的研 究，熟悉敌军的作战特点，还可以让对抗双方轮流充当兰军。采取“红兰”对抗的形式，有助于加强敌军研究，更好地熟悉敌军的编制装备和作战特点，使演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但是，模拟敌军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尽管要求模拟敌军要“像”，但实际上不可能把敌军的编制装备、技术性能、战术特点完全充分地表现出来。二是因模拟敌军的部（分）队数量有限，导致对抗训练的普遍开展受到影响。三是由于兰方代表敌军，演练中容易产生偏袒红方的倾向，可能降低对抗演练的烈度。因此，不应把“红兰”对抗作为唯一的训练形式。

2、“红红”对抗形式。即对抗双方的战斗行动都按我军的编制装备、作战原则实施对抗。由于双方的编制装备和作战原则是相同的，所以，对抗的胜负完全取决于双方指挥员的战役战术素养、组织指挥水平和部队的训练素质。这种形式比较简便，便于部队广泛开展，不需要进行模拟敌军的训练，不受要化装成敌军的影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双方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双方互相斗智斗谋。但是，它不便通过对抗来熟悉敌军的编制装备，不利于深入地研究敌军的作战特点，战法运用的针对性也不够强。

上述两种对抗训练形式，可以根据不同的训练目的交替运用，这样能取长补短，使部队得到全面锻炼。

##### （二）四种类型

1、兵棋对抗。它包括沙盘和图上两种兵棋对抗。图上兵棋一般都是磁性的，因此，也叫磁性兵棋，地图则是根据需要放大制成应磁图板。兵棋对抗训练，组织比较简便，不受天候、地形、场所的限制，器材保障简单，可节省人力、物力、时间，而且运用范围很广，小到单一兵种的战术训练，大到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行动都能运用。由于兵棋使用操作比较灵活，因而便于研究探讨问题。

2、文书对抗。在首长、机关训练中，尤其是司令部参谋人员训练中，还

有一种既不用兵棋，也不用沙盘，仅靠作战指挥文书进行图上作业方式进行的对抗训练。对抗双方只进行一个主要课题或一个重点内容的对抗作业。这种方式常用于首长、机关的基础训练和院校教学。

3、实兵对抗。它是近似实战的现地对抗，既适应于小分队战术技术训练，也适应于大部队合同作战训练。但它组织、保障工作都比较复杂，耗费的人力、物力、时间较多，而且受到天候、地形、场所的影响，难度较大。

4、计算机战斗模拟对抗。它是在沙盘地图对抗模型的基础上，把战斗过程中的各种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辨别处理。计算机战斗模拟技术模型，既可模拟武器装备的性能，又可模拟战场的环境和真实地形上交战的情景，还可客观地判断指挥员的决心及各种行动的结果。它对训练作战指挥与控制 and 系统分析作战行动大有好处。

### 第三节 对抗训练的地位和作用

在军事史上，对抗演练对作战的胜负曾起到过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方面成功和失败的史例很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个事件很有意义。1914年8月，沙俄将军苏霍姆利诺夫指挥2个集团军数10万军队向东普鲁士进军。德军总参谋长施里芬用沙盘地图对阵研究了俄军进攻的态势，发现其第2集团军的行动对实现2个集团军的会合太迟缓了。于是，他们抓住俄军作战计划上的这一弱点，决定在两支俄军尚被马祖里湖分隔的情况下发起反击，结果以劣势兵力在茵斯特堡大败俄军，迫使俄第2方面军司令官萨姆索诺夫自杀。其实，俄军的这一致命缺陷，本来在当年4月份俄军总参谋部的沙盘地图对阵中已有暴露，却未引起注意，结果酿成失败（《军事系统工程》第6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有两个发人深省的事件。

一个事件是，1941年6月22日，苏军西部军区第10集团军等许多部队被法西斯德国军队迅速合围，其部署上的弱点，其实在1940年底苏军总参谋部组织的战役对抗演习已有发现，但因认识不统一未得到及时纠正，以致酿成战争初期的失利。那次对抗演习是在斯大林的关注下，苏军总参谋部为检验战争初期军队掩护和行动计划中的主要措施是否合适可行而组织的。参演兵力达110多个师，区分为“红”、“兰”两方进行。“红方”司令由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帕伏洛夫上将担任，辖50多个师，充当苏军演练防御，“兰方”司令由基辅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大将担任，辖60多个师，模拟德军演练进攻。据格·康·朱可夫战后回忆录记述，对抗演习中“兰军”进攻的许多情节“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在很多方面很相像”（《回忆与思考》第324页）。

另一个事件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实际上是美国海军9年前组织的一次实兵对抗演习方案的翻版。1932年1月，美国曾组织一支拥有200艘军舰的舰队进行一次实兵对抗演习，以检验珍珠港的防御能力。舰队的一部分担任进攻，另一部联同珍珠港的陆军卫戍部队担任防守。攻方舰队指挥官雅奈尔上将别出心裁，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航空母舰进攻战略，指挥他的攻击机群，利用了2月7日星期天阴霾天候、东北季风，向珍珠港发起了突然袭击，获得“全胜”。当美军飞机对珍珠港实施假想攻击的时候，日本间谍广泛地收集了情报。就在美方对自己的“假想战争”争

论不休的时候，日本东京的情报组织和专家们已开始了有效的研究工作，日本海军专家们已将美国优秀海军将领的高招合盘学来，并迅速改组了自己的海军，于是在9年后成功地实现了这项计划。可是美国战舰将官不肯从演习中吸取教训，而日本人却学到了一个可资运用的妙计，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2天，一些曾参加过1932年实兵对抗演习的美国飞行员在读到战况详报时不无沉痛地说：“太惨了，日本人所干的一切，完全跟我们在9年前的对抗演习时所干的一模一样”（《参考消息》1980年10月17日《珍珠港之役内幕》）。

现代战争条件下，对抗训练和对抗演习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成为军事威慑的手段和诉诸武力的前奏。英军在1982年4月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中，始终保持了主动，也得益于战前组织了多次针对性很强的对抗演习。如战前为熟悉阿根廷空军装备的法制飞机的性能和战术特点，英军紧急请求法国派遣一个幻影战斗机支队飞抵英国，与英军“鹞”式飞机反复进行了对抗性空战演练。英特遣舰队航渡中，法国“超级军旗”式飞机又多次对其进行模拟攻击，包括使用电子对抗手段，以帮助英舰队掌握如何防御阿军“超级军旗”式飞机的进攻，其后续增援的第5步兵旅启程前也组织了一次代号为“威尔士之鹰”的实兵对抗演习（《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事训练条目汇编第341、345页）。美国为确保“唯一超级大国”的领导地位，推行地区防务战略，以运用基本力量（包括盟国可能投入的力量），实施战略威慑、前沿存在、危机反应的战略方针，实现打赢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大规模地区冲突的目标。经常在所谓“热点”地区，与东道国举行联合军事对抗演习，作为军事威慑的重要手段。海湾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还把军事对抗演习作为诉诸武力的前奏和战役战术的佯动形式。

上述史例表明，对抗训练对作战行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古到今各国军队都非常重视对抗训练的地位和作用。对抗训练能得以发展普及，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这种方法有近似于实战的鲜明特点，对抗双方都有独立性、针对性、制约性和竞争性，具有很强的实战感。它互不亮底，情况多变，有利于锻炼各级指挥员和机关的组织指挥；不设框框，互为条件，有利于发挥双方的主观能动性；针锋相对，斗智斗勇，有利于把战术练活；方法灵活，动作逼真，能够克服“一厢情愿”、“模式化”的现象，有利于研究解决实战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高部队的训练质量。较之单方训练，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1、有利于使受训者得到近似实战的锻炼。由于对抗训练，兰军不是抽象的、虚假的，而是具体的、真实的，不是导演写在纸上的“死人”，而是掌握了兰军作战思想、理论原则、战术手段的活人，红兰两军对垒，势必导致思维和行动中一系列针锋相对、紧张激烈的抗争，从而生动形象地反映出作战的基本形态，演练者置身于这样一种特定的环境条件，自然而然地增强了敌情观念。

2、有利于克服战役战术训练中“一厢情愿”、“模式化”的现象。对抗训练红兰双方互为作业条件，导演根据对抗态势的自然发展，临机施导，活导活演。这种导演方法，一方面导演没有死框框，演练者能够独立自主地演；另一方面由于导演的情况不是凭主观臆想事先编拟的，而是依赖于对抗双方的行动，凭客观实际临时编拟，能把对抗中生动具体、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战术行动如实地反映出来。从而能够启迪思维，充分发挥演练者的主观能动性，把战术练活。

3、有利于促进作战理论的学习和敌军研究。由于对抗双方处于激烈的抗争中，就在客观上给双方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要求，这就是为了克敌制胜，对抗的任何一方都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既要熟悉己方和彼方的战术原则，又要随时了解对手的具体行动，以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争取对抗行动的主动权；既要预计对抗过程中可能发生各种情况，又要研究胜敌一筹的高招，以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制胜对方。这样就使战术理论学习更具体了，敌军研究更深刻了。

4、有利于充分调动练兵积极性。因为对抗训练的胜负在对抗结束前是个未知数，不存在“红军注定要胜利，兰军注定要失败”这样一种人为的既定性。对抗中的双方是互相制约的，对抗进程必然按照红兰双方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向前发展。对抗一经开始，双方紧紧围绕“胜”与“败”这一主要矛盾反复较量，直到胜负定论，对抗结束。这样，就可激发演练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去，能有效地调动双方的练兵积极性。

5、有利于简化导演文书。演练前导演只需编拟能促成对抗所必须的基本想定和供导演部内掌握使用的实施计划等必要文书即可，减轻了很多工作的作业量，大大缩短了准备时间。参演人员和部（分）队在完成理论学习、单方训练的基础上，即可参加对抗。而且一个导演班子，一个兰军小组或一个兰军模拟部（分）队，一套训练保障体系可以定点轮训部队。

6、有利于真实地检验训练双方指挥员和部队的训练素质，利于研究论新战法。由于对抗训练的实质是战役战斗模拟，在对抗训练中出现的时差、空间差、数量差、质量差，都可用于分析论证双方编制装备、组织指挥与战役战术水平的优劣。尤其是在实兵对抗训练中更能检验装备、战术和指挥的优劣及作战方案的可行性。如前所述，如果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们能及时吸取 1932 年实兵对抗训练时“失败”的教训，改进珍珠港地区的防御，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珍珠港事件中的真正惨败；如果苏联红军西部军区能认真吸取 1939 年对抗训练中“失败”的教训，及时改进作战方案，也许卫国战争初期就不会出现那样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 第二章 对抗训练组织

对抗训练是一种为达到一定的训练目的，以想定情况为背景，通过导演、调理、裁决等手段，诱导、控制对抗双方在限定的战场环境中进行模拟交战的一种近似于实战的训练方式。如果把对抗训练作为一个大系统，按组织决定功能原理，那么，对抗训练的组织系统必须有负责调控的导调机构、具体运作的对抗单位和保证系统正常运作的保障系统。

### 第一节 导调机构

导调机构是对抗训练的组织领导机构，其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影响对抗训练的顺利进行，为此必须建立有相应权威的、功能齐全的导调机构。

#### 一、导调机构的编成与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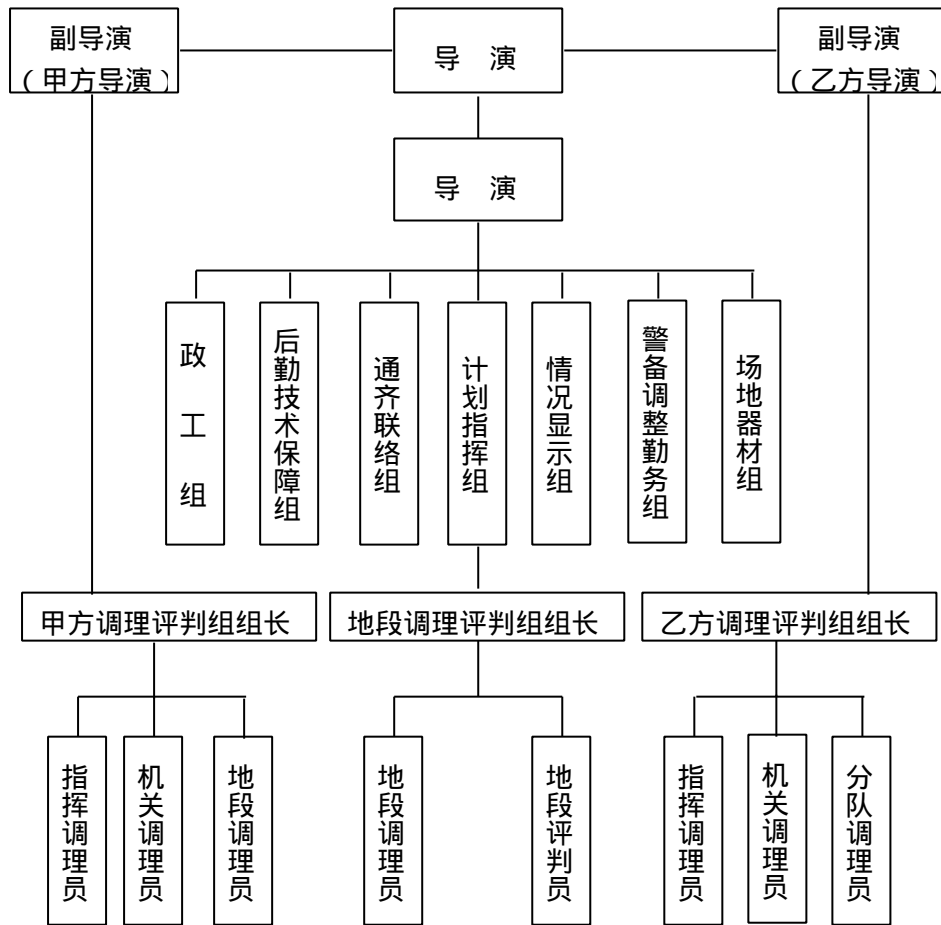
导调机构的编成，通常根据对抗训练的规模和方式方法灵活确定，一般包括导演、副导演和导演部。导演部下设指挥组织、调理组织、评判组织和保障组织等（见表 1—3）。

##### （一）导演

导演是组织对抗训练的最高首长，负责对抗训练的全盘工作，享有最终裁决权。其主职责是：根据训练大纲确定对抗训练的课题、目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确定对抗训练组织实施的时间、地区；审定对抗训练企图立案、对抗规则和评判细则；组织领导导调机构完成对抗训练的一切准备工作；对抗训练过程中，实施导

表 1

导调机构编成示意图  
（合同战役、战术实兵对抗演练）



注：除地段调理员外，其它各类调理员兼任评判员，演练规模较大时，则应增设相应数量的判员。

表 2

导调机构编成示意图  
(分队战术实兵对抗演练)